**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元旦特刊**

**「世界秩序」與中國前途**

http://udndata.com/images/blk.gif  
張忠棟   
http://udndata.com/images/blk.gif

卡特當選美國總統，即將於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職，正式成為白宮主人。范錫（Cyprus R Vancl）熟悉美國軍事外交，精明幹練，獲得一致的推崇，在卡特就職之後，將接替季辛吉擔任國務卿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布里辛斯基(Zhigniew Brzezinski)是蘇俄問題專家，曾在卡特競選期間提供外交意見，已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，將統籌美國外交的設計決策。展望未來四年，卡特政府的外交，或將呈現新的面貌，我國的國際處境，也將進入新的階段。一以卡特等人最近發表的言來看，美國外交的短程日標，將暫時維持原狀，不會因為新政府上台而有重大的變革。論舉其重要者而言，美國仍將繼續限核武器的談判，希望與蘇俄達成第二階段的協議。中東的和平希望已經展露曙光，現在應該繼續加強鞏固。南非白人的少數統治逐步轉移為黑人的多數統治，是避免種族戰爭的唯一道路，也應該努力促其實現。巴拿馬運河為安全方便所需，美國暫時還不能完全放棄控制。在亞洲方面，美國在不犧牲台灣安全的原則之下，仍將繼續尋求與中共關係的正常化。總而言之，在許多共和黨政府已經採取明確步驟的具體問題上，民主黨新政府仍將繼續努力，以朋達成完滿的結果。

但從長遠處看，卡持政府如有足夠的時間，且為客觀形勢所容許，也許會為美國外交開創新境。卡特等人一再強調公開外交，要在外交中注入道德精神，要建立外交的分層負責，要依據互惠的原則與蘇俄談判，要加強盟邦關係，處處表示他們要揚棄李辛吉那種「單行道」和「孤獨的遊騎兵」的外交作風。更深入一層去看，卡特之一再貶抑強權均勢，主張「世界秩序政治」(World order Politics)，尤其是一種新的外交理念，足以根本改變美國的對外關係。

「世界秩序」或稱「全球秩序」」（Global order），原是布里辛斯基發展出來的外交思想。布氏最早在一九六八年一月號的衝突雜誌(Encounter)上寫過一篇「科技電子時代中的美國」（『America in the Technetronic Age』），隨後於一九七○年出版兩個時代之間(Between Two Ages :A），又為外交季刊、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等學術期刊撰文，陸續提出他的「世界秩序」觀。一九匕三年七月一日大通銀行總裁洛克斐動（David Rockefeller)，創設三邊委員會(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)，延聘美國、西歐和日本的政治界、學術界以及工商界人士擔任委員，研究三個地區的合作關係，卡特和范錫先後應聘，成為委員會中的活躍人物，布氏更是擔任主席，藉機推廣他的外交思想。

按照布氏的想法，整個世界已經進入科技電子時代，大家距離縮短，生死與共，已無法彼此分隔對立，應該尋求新的結構，建立一致而和話的整體。然而全球各國有先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，其間貧富的差距極大，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，過份的偏重於大西洋體系，只知一味尋求大國的權力均衡，一味尋求應付共黨的辦法，又忽略了軍事關係以外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，凡此種種，造成今日國際關係的分崩離析，以及美國國際地位的孤立無援。面對這樣的全球無政府狀態，美國以科技電子的先進領導地位，應該全面負起改善的責任。首先美國應該建立與西歐和日本之間廣泛深入的合作，打破過去狹隘的大西洋體系觀念，同時改正過去只講軍事聯盟不求經濟協調的錯誤。這項先進國家的三邊合作建立之後，它們應該進一步擬定完善可行的計劃，大規模援助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，提高各國的經濟發展，縮短貧富國家之間的差距，藉此消除發展中國家對先進國家的敵意，對於共黨國家，美國不應該再把它們當作國際關係的中心問題，消耗其全部的精力，而應在個別的基礎上，處理其與不同共黨國家的不同關係，同時憑藉先進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加強，以與共黨國家建立建設性而非競爭敵對性的關係。

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一九六○年代，美國處於兩極爭霸的局面，一九六○年代以來，許多人大談五元均勢，季辛吉也大玩五元均勢，從前面的分析看，布里半斯基所構想的，顯然是一個嶄新的「世界秩序」。二卡特政府根據布里辛斯基的構想，要建立新的「世界秩序」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許非經三年五載，看不到一點明顯的成效，其中錯綜複雜的過程，尤非目前所能預言。但是以美國地位之重要，中美關係之密切，我們不能坐等三年五載，而應立即檢討「世界秩序」可能的利害得失，就我國未來的處境作比較週全的考慮。

從若干方面看，「世界秩序」的建立，並不一定符合我們的利益。卡特等人聲言加強盟邦關係，布里辛斯基的優先考慮是建立美國與西歐、日本的密切合作，西歐、日本之外，美國的其他盟邦，包括中華民國在內，是否能夠得到立刻的重視，顯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。譬如大韓民國，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盟邦，目前還有美軍四萬餘人留駐韓境參加協防，然而卡特政府還沒有上任，美國朝野已在議論減少駐韓美軍。就中美關係而論，卡特和范錫一再表示要慎重處理，要保障台灣的安全，布里辛斯基甚至明白表示中美協防條約不可廢棄，然而他們並沒有放棄「正常化」的最後目標，仍要與中共發展關係，在我們看來，這終將會損害中美兩國的盟誼。

卡特新政府上台之後，中美關係可能還有兩方面的困難，在貿易，一在人權。中美兩國的貿易，從一九七○年開始一直是中華民國處於有利的一面，以今年一月到十月的數額來看，中華民國的順差高達大約十億美元，相當於同一時期美國貿易赤字的半數之多，美國的紡織業、電器業和製鞋業，曾經因此要求限制我國產品的進口。站在自身的立場，我們當然希望對美貿易的頓差繼續維持，以彌補對日貿易的逆差，但在美國方面，他們必不能長期容忍這種不平衡的繼續發展。卡特曾經表示要改善美國經濟，布里辛斯基的「世界秩序」將著重於各國的經濟協調，準此以觀，美國的新政府很可能在貿易的問題上，對我們增加一些壓力。

人權是當前國際的熱門活題，曾寫於赫爾辛基的協定之中，也常常出現於卡特、范錫和布里辛斯基等人之口。但是人權的分際究竟何在？其所受到的保障究應如何？對於這些問題，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看法不一，直接受共黨威脅的國冢更與美國有解釋上的差異，最近美國對韓國的許多批評，正表現了其中的矛盾衝突。我國在尊重人權提倡法治的工作上，歷年來曾經有過不少的努力，蔣院長更於最近指示司法警察機關重視人權，保障民權，然而我們備受共黨的顛覆滲透，對於若干有關安全案件的處理，難免失之於嚴，難免也會引起物議。展望今後中美關係，我們更當加倍努力，防止一些美國人惡意中傷，在人權問題上濫做我們的文章。

「世界秩序」根本不利於中國的，在於對共黨問題的處理。中國受共黨之禍，已有數十年之久，我們早已與共黨誓不兩立。在一九五○年代，美國勇於領導民主自由世界，對抗共黨在各處的威脅，頗使我們感到欣慰。一九六○年代中期五元均勢之說出現以後，雖然損害了對抗共黨的陣營，但是美國的基本想法，無論是以中共對付俄共，或以俄共牽制中共，還是把兩者當作假想的敵人。現在在「世界秩序」的思想架構中，布里辛斯基等人不再以共黨作為美國外交的中心問題，要與共黨各國建立建設性而非敵對性的關係，甚至表示西歐各國政府一旦有共黨參加，美國也不準備採取抵制的行動，這和我們歷來反共的基本立場，使是大相逕庭。因此，今後我們如何籌謀善策，使卡特新政府在共黨問題上接近我們的看法，就是我們所將面臨的最大考驗。三討論過「世界秩序」對於我國可能發生的不良影響之後，我們並不覺得悲觀，因為「世界秩序」未必可以建立，各國未必接受美國的安排。即便承認「世界秩序」可以逐步實現，我們也不是完全不能有所作為，甚且還應該大展反共的鴻圖。

「世界秩序」要建立美國、西歐和日本的三邊合作，揚棄過去大西洋體系的狹隘觀念，這至少表示過去為害我們的重歐輕亞政策，將逐步與美國外交絕緣。進一步看，美國今後任何與日本加強關係的措施，都將牽涉到中、韓兩國，因為無論在軍事和經濟方面，日本已與中、韓兩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。將近半年以來，日本曾一再反對美國廢棄中美協防條約，反對自韓撤退美國駐軍，明白顯示日本認為中、韓兩國的安全，直接影響到他們本身的利益。美國需要日本，日本需要中、韓，只要我們與大韓民國密切配合，套牢日本，美國在其「世界秩序」中，便不能輕視我們和韓國的重要。

在「世界秩序」之下，先進國家應加強援助發展中國家，促成後者經濟的快速成長，以縮短各國的貧富差距。但是先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距離太大，美國、西歐和日本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心目之中，又有太強烈的市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色彩，他們即便有意大規模協助各國的開發，仍然不免受到懷疑和抵制，而共黨國家從中破壞，更是可以預料之事。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，早已超出於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之上，過去若干年來，且曾對許多國家提供技術的援助和發展的經驗，並且獲得廣泛的良好反應。今後如能在這方面繼續努力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文化關係，特別鞏固與近鄰東南亞國家的合作，則在溝通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工作上，我們也可以成為一道必要的橋樑。

我們甚至可以說，無論美國對共黨的態度如何轉變，愈是因為他們要搞「世界秩序」，我們愈應堅決反共到底。這話聽來有些矛盾，其實卻有至理。按照布里辛斯基的思想架構，能夠進入「世界秩序」核心的，像美國、西歐和日本，一是由於它們的生產組織都已進入科技電子階段，一是因為它們的政治體系都是民主目由。像這兩項條件，期之於共產極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，雖是百千萬年，都沒有實現的可能。我們在台灣，經濟發展己有豐富的經驗和良好的成績，已被公認達到工業化成熟的階段，在政治發展方面，民主自由的試驗也已有了堅實的基礎，全面的發揚光大，也是指日可期。有了這樣的本錢，益以反共的精誠，共黨在人陸的混亂統治必有土崩瓦解之日，我們必可重整河山，把全中國也建設成經濟高度發展和政治自由民主的國家，使中國早日躋身進步國家的行列，與美國、西歐和日本並駕齊驅。

【1977-01-01/聯合報/15版/】